

集部

至正集卷四十二

元 許有壬 撰

記

務本齋記

士盍觀夫水之與木乎水由涓滴爲溝池爲江河而放乎四海瀰漫功利古今不竭也木始毫末而拱把至昂霄聳壑大可梁柱明堂細不失爲棖闑㭀楔無不適於

用者何哉有本而已矣士之為學其亦有所務乎士何務曰務本論語首篇所記皆務本首章聖人言學後即繼以有子君子務本之言誠以根本既立如苗之於根由是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務本齋者宋故衡安仁馬亨復先生書屋也亨復從北湖姚輔之受易而歸北湖以朱子書務本洎誠齋著務本說為贈因以名其齋馬至元丙子燬於兵字若說皆喪後至元丁丑孫熙明初即故基作屋介其友乞余書京師而明初未識也庚

辰始識之長沙道同氣合遂辱留不忍去明初謂扁得於昔記不可蘄於今也愚昧於剖析而不能拂其請昔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曾子獨以為不可至有江漢秋陽之喻後之學者不能無疑焉然觀君子務本之言則其於聖人似矣人生有父母兄弟有子言務本始於孝弟則三綱五常悉由是出仁民愛物舉而措之爾此所謂本立而道生者猶水木之有本由是而至於其極也若夫天下事物有本有末則又對待之言也舍

其本而趨其末者衆矣故愚因務本之説而旁及對待之言非悖也因有警焉故孝也者敬其本也養其末也未有事親以敬而不能養者也忠也者誠其本也事功其末也未有事君不欺而事功不立者也書以五經為本百家其末也通乎經則百家迎刃而解矣文章以理為本辭華其末也未有得於理而不得於辭者也引而充之有本則有末學者知所先後其亦有益於為務本之學者乎亨復不幸才三十而卒子栻敬孚世其業長

茂而實遂至明初則道之生也生生無窮矣愚不能有以益之也然竊誦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易曰復德之本也蓋修身則道立復則心不外而善端存故務本者又當先於修身而修身又當先於心不知誠齋之說如何何當一見而啓愚茅塞乎

大名路重建銅臺驛記

良二千石之作郡也其猶家乎古有之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旨哉言乎若近而實遠推而極之則

治具之大小畢張矣夫宣化養民固其大者而吾部内闕於政者一苟不備顧不瘝吾治乎民生粟布以禦飢寒屋以待風雨器以適用未有闕而不求敝而不修者也何獨至官事而若是恝哉且犀居往來自非匹夫傭屋未有不規函丈地以肅賓者況提封千里上有王人下有報政四方行李之往來則館舍非為政之先務乎大名在漢為魏郡後周為州唐始號大名府而宋建北京今為上路實河朔大郡也郡視古諸侯館人所職固

當高閈閎厚牆垣以無憂客使而自後至元丁丑大水蕩圮賔至率假屋邸至正癸未九月河東廉訪副使托迪來監兹郡視民所欣戚及事之病益民者悉罷行之惟驛舍之圮迨兹七年事上禮賔大懼弗稱即倡僚屬割俸金購材庀徒躬相厥役乃堂乃廡乃庖庫湢廄洎食飲宴息之器物巨細畢具伻來願有述也余惟古者王使之至侯邦與夫承王命而為過賔者郊勞致館之儀饔餼芻薪之節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諸侯以正事出

諸侯之大夫士以君命出或戾其所止或道其所由授館展車各有攸司賓至如歸莫不懷愛我國家際極覆載悉入版圖舟車所通傳置交貫事雖因古而法制之詳實過之侯甫下車興廢補敝首復驛舍知所先後矣昔單襄公奉王命聘楚而經陳候人不在疆司里不授館有以知陳侯之失德晉文大諸侯之館圬人以時塓館宮室鄭僑誚焉近代有刺韶州以創驛堠而立生祠宰萍鄉以驛傳完葺而受知天使則侯之是役可以觀

政矣孫譙記褒城驛而謂州縣皆驛者以刺史縣令任之既輕變易又數其於為政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則州縣真驛也彼視官如驛而侯視驛如家愚哲判矣故為記其顛末以示後之為政者

菊莊記

安陽地稱秀麗昔人引洹水注城內為園池環城之池晝夜湯湯民室酒壚擇奇據勝無慮數百區西南匯為陂溪山之輸委亭館舟楫之盛麗蒲荷葭柳羽鱗貍狐

之饒益實最一郡水不修民生日蹙陂遂為陸而亭館為墟矣好事者或事築植胥徒一假館花蹊木戕器敗屋損供頓少弗愜有遂賈禍者故莫不恣其撤穢而已焉余歸方事遊嬉而無所於適送客南郭歸並闉闍而西微行詰曲桑榆蔽翳負城有小圃徑造焉地僅餘百弓磨蘇幽潔問守者曰此王君季貞菊莊也雜花並植菊最多故以名時方挺翠怒長羅列滿地愛之不忍歸秋風作花見餉十盆品色莫有同者莖高尋丈花大徑

三寸餘蓋培漑有時芟移有法半嵗勤動而後有成信菊之拔萃者也季貞知予同其愛介其友請言吾方慨吾鄉風物之非昔而嬉遊無所於適也能無情乎淵明曠達於視軒冕乃獨愛菊屢形詠歌至與松並稱茂叔談道有取於蓮並稱者二富貴者在所薄菊獨以隱逸稱譜之詠之者又代不絶口其貴重可知已季貞其亦慕古人而有見於菊者乎人生之樂隨寓可得口體居室不與焉故不他其藝以見其志不侈其圃以納其侮

百弓之地可游可樂胥徒藐之而不屑來没吾齒莫有睨而規之者求寡而獲豐身安而志遂是莊之德不亦多且久乎莊田舍也田舍㲉為稱首不莊於㲉而於蔬㲉吾口之所切蔬吾心之所樂吾口寧緩而吾心不可不適也心適矣視如京如坻漠如也古有午橋莊築山穿池竹木叢萃固盛德之宜居後之主者已隨屠兒墓園之讖平泉莊之鴈檜珠栢雖曰僅存尋亦蕪絶矣富貴田宅之不可恃如是夫九原可作吾其從晚節之老

圃乎且吾為人莊而日就荒人為吾莊而不獲一稔獨幸得歸而時游王氏菊莊庶幾鄉賢之萬一焉記菊莊而及鄉賢者高山仰止吾鄉之士其勿以菊莊為嬉而已也

乾明寺記

余謝事歸里有寺曰乾明主僧德訓時過余既乃相告曰佛居西方以七寶為宫室中華事之每窮土木之役然茅屋越席神亦安之亦誠而已吾寺無貯儲業精者

驕荒者怠驕與怠相遭濟之以貧寺日廢矣訓祝髮事佛主講若壇信者禮施豐約不敢校歲久積楮幣為緡萬五千有奇乃構大雄殿像設藻繪堂室庖湢大小俱興經始至正甲申二月落以乙酉十月雖不足比隆傑剎計佛亦與其誠而安之矣且訓見吾徒競錐刀如市商惟私其身一旦捐衣鉢啓爭貽笑故就令尚健盡以奉佛焉公不我揮故敢以告其徒福祐德成復踵門請曰微師吾寺幾墜顧紀於石相城故多寺由隋迄五季

有興無廢周顯德中廢省存者僅二十而無所謂乾明者宋李田作郡志始列乾明禪院豈宋所建耶易院為寺又不知何時唐賜額者為寺私為招提蘭若若山臺野色皆是也佛以清儉為宗其見勞人糜財果樂此乎昔之佛者斲薪續牀把茅蓋頭未聞以締構雄侈為賢也長蘆宗頤師謂梁武之禍由崇奉不能清儉所致詎不信哉訓也居而能儉積而能散畜於身而豐於佛懲其徒而矯其弊亦賢乎哉今海內名山寺據者十八九

富埒王侯有興作猶資於衆因而利之此雖大小不侔而得失亦判然矣佛之說高者凌青天深者入黄泉其淺而近者曰不貧不癡訓也其庶乎余旣聞訓之言又重違其徒之請求其故掇其法之緒餘為之記俾嗣者有所徵焉

樂閒堂記

人物之生於世安於其素而不知其樂者衆矣魚在水獸在山不知其樂也處之涸轍縶之虞人而後知江湖

山林之樂焉釋而從之俾復其故則其為樂始真知矣物皆然人為甚賤而服賈陸有摧車水有覆舟虎狼盜賊風濤蛟龍之險卒然遇之號呼丐命於須臾而後知平地之樂也而仕者又甚焉仕而達矣若可樂也而其憂苦方叢乎其前事有必爭而不容已者不爭則獲罪君子貽誚後世爭則彼方震以雷霆壓以山岳惑以簧鼓大廷列坐十九淵倒而欲以抔土障之當是時也思得釋去重負歸為閒人則其樂為何如此憂也有苦焉

造謁之疲精神送迎之勞筋力晨興趨府干請坌來折簡函丈手未及展繼者沓至擁馬不得前暮歸復爾寒暑不間休暇匿避若逋逃堅閉若自錮一接賔客遂終日不得食思得脱巾屨偃仰牀第又如蓬萊之不可到也上則不能遏矢去川决之政下則不能厭蠅集豕貪之求憂若雖極謗議蜂起矣夫人未嘗不知閒之為樂而真知者寡余蓋身履其境急遽疲極而後獲閒其為真知猶座中談虎而嘗被齧者也鄉人孫友賢受益居

安陽銅冶治卓究之業而以清慎聞於人集賢院降劉
褒之曰樂閒沖素處士集賢握玉章司天下道教凡名
隱者率號處士又華以冠之受益因以樂閒顏其堂乞
言於余受益不游不試不險於途不困於責安於其素
而能知其樂者乎其知不知乎不能知而集賢標榜之
其知其能知其樂也若是則華而不浮矣雖然受益又
當讀涪翁之文知收其餘力而就閒之説則可以永此
樂矣

陜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陜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托多公合其寮案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賽音迪延齊皆蔚為名臣而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昜後繼敢以屬予有壬惟陜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陜西

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滯改陜西行省而四川自為省矣中吏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實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治難為易

繼以賽音諤德齊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玩於法狃於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觸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為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之耶某

之為惡使人嗤唾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為政豈特為法之一助而彌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遡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而踵武其文正乎平章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為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弘齋記

人生天地間以藐焉一身參而三之亦有道乎窮雖獨善若進德居業之富討論資攬之備大而民彝物則繁而酬酢日用莫不總括其理而積於其身及達而兼善也堯舜其君三代其民囿一世於太和以至鳥獸草木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天下事物紛錯坌沓莫不有以容之容之者何弘之謂也弘也者隘之反也此得彼遺即隘矣雖莫不有以容之亦莫不有以别之也夫子曰人能弘道言人能有知思可以大其所有之理也子

張曰執德不弘言有所得守之太狹則輕喜易足有一善自以為天下莫已若矣道而曰弘我之力也德而曰弘我之量也聖人示人用力之方才高意廣失於辟者亦有以充其量也承旨開府公器宇汪汪若千頃波扁齋曰弘日與儒士講學其中蚤襲宿衛歷侍常太禧宣徽翰林宗正宥密皆有聲所以大其理守其得者已至矣噫士大夫讀書非不博也才氣非不贍也而其成就卒於無稱何哉患不弘爾聖人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

者豈不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功烈如彼而已乎公於是理講明已熟用力已至然任重道遠又有毅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於事而求所以為弘者則内外交修本末兼盡他日見諸事業綽綽有餘裕恢恢有餘地矣公命為記輯先儒緒論而為之書

至正集卷四十二

至正集卷四十三

元　許有壬　撰

記

御史臺照磨題名記

世皇立御史臺肅天憲以正百辟上官底僚罔不各極其選或損或益適於當而已厥初無照磨官至元壬辰臺臣以贓入既夥出納無適爰始奏設又慮員之冗也

乃以其職冠承發管勾兼獄丞之上遂為定制焉迄今五十七年階是騰為達官者不知幾人而湮沒無聞者亦復不少令照磨蕭栗刻其姓名於石徵記於愚愚惟照磨兼承發獄丞一人而三職也獨稱照磨者舉其槩也金穀則欲燭照磨研厲其隱失也簿書則欲久近有稽出入無格也囹圄則欲大而無枉無瘐小而無淹也三職克盡善蔑加焉一或不舉事因有墮矣況三悉不舉者乎抱關擊柝雖賤必敬況列為憲屬冠豸乘驄實

椎輿於是者乎彼有居其位食其禄卑小官以為不足為高談計月取償華貫不待後之指議憲條森嚴有議於今者已蕭君起家胄監已出官辟為臺郎除是職其言曰前乎栗題名者善不善皆栗師也後乎栗題名者栗不敢知而竊有望焉愚嘉其三職之能舉而其言復有取也故為之書

緱山書院記

古王宮至閭巷莫不有學學其學者非有異事也明天

常盡人道而已若庠若序約義異稱教則均爾姬轍之東寖不古若以鄭僑當國且有欲毀鄉校者而況重之以秦火離之以異端斯文不喪天實相之學校開設日興月嗣若夫書院之號則昉於李唐之麗正郡邑未有也趙宋即老師宿儒講學之地賜額泊書若白鹿嵩陽應天嶽麓遂為永額馬紫陽朱夫子守南康拳拳於白鹿夫豈不知所先務哉我元戡定伊始即崇文教南北既一黌舍遂徧區宇漸濡百年而書院之闢視前代倍

百矣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魏郡杜文獻公瑛
字文玉其先霸州人金季避地緱氏山中授徒汾晉間
學者即舊隱稱為緱山先生中書鈕赫珪聘至相因家
焉世祖徇鄂過相嘗召先生問計對以三事稱旨且勸
上數事後皆如其言及即位徵之閑王文統當國不起
授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不起其導中書
也則以緩刑薄征廣學納士為先其移書執政也則以
遡流求源拯百千年之禍為務所存不亦遠乎於書無

不讀讀無不記記無不究其趣者著述有春秋地理源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吕律歴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大約明注義之未瑩補先儒之未足時出已見以袪後學之疑中書嘗予良田千畝不受知屋下有藏金不發是雖若小不義而千駟萬鍾其屑乎卒五十七年有贈謚之命又十三年河南部使者請建書院廷議題之以緱山為額實至正辛巳五月也守臣以官所度地湫隘不稱

謀於其孫封彰德路總管愚相攸坤維得故王氏萬卷
堂堂故崇且廣子孫廢撤殆盡相與裒金易之修大成
殿殿後為先生祠東西齋仍其舊又七年今郡守朱彥
亨與其曾孫中書省左司郎中秉彞作講堂以居師生
新戟門以嚴中外始幾於完矣彥亨合其僚移書有壬
曰文獻子鄉先生也麗牲之石宜有刻文舍子其誰有
壬𥙷提知先生義不敢讓且讀山長馬君凞所為狀犁
然有當於心者馬君謂先生著述雖有先儒之已發而

其自得蓋十九焉概舉其要以為的然見道之言其知言哉先生出處大節屹然山立視榮達為何如身後祠像之有無不校也然士為學必使後世從祀孔庭而後為至下是亦尸而祝之非以為榮而以見其為學之至且以淑鄉里興後人焉有壬生晚不獲親炙而幸托名先生之碑可不因有以語吾鄉之士乎夫學其學者皆人之所當為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如手之必持足之必履宜無待於上之風厲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上

之人有不容已者焉方令勉勵長育明詔諄復居之有
地誨之有師而吾鄉先生貽範有書讀其書而求其心
瞻其容而踐其行成德達材由是輩出則書院之設為
不虛矣有壬敢便便若是者誠欲明先生之道以淑鄉
里也惟吾士其勉之

總春亭記

饒樂平朱彬可取考亭夫子詩額池亭曰總春其鄉人
宣政掌故黃君仲綱諗記於余余以未識彬可辭仲綱

亟言之知彬可可人釋辭其可朱氏之先世居新安後徙樂平之清原秀嶺高林流泉沃壤彬可堂構其間鑿二池亭其上不質不華可琴可書可命尊罍以樂友生水陸草木效奇獻秀自行自色自花自實寒暑有代謝而品類更相發榮無適而非春池之蓮窗之草前川之花柳無適而非道也亭號曰總春其誰曰不宜雖然華於春者不若夏秋冬之多而悉歸之春何哉華於三時而生意實自春始歸之春原其始也余嘗達觀乎萬物

妙觀乎一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學者究其用而未究其體悟其貫而未悟其一故於水陸草木但知其為萬紫千紅而不知其無適而非春蓋自老安少懷之言絕浴沂詠歸之迹熄尋芳勝日豈無他人求其領無邊之景識東風之面舍考亭夫子其誰哉嗟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有所謂植物者焉肖形雖異資氣則同因植物之同而知萬物之同總春之義大矣哉彬可

為考亭疏族嘗來京師從縉紳先生游其亦有聞於此否乎予不得而知也他日仲綱登總春之亭歌考亭之詩然後以予言問之

景韓堂記

相為河北重郡牧守著稱世艱於聞周秦邈矣後蓋可考焉若漢京房黃香唐宋景房琯數百年間指不易屈趙宋羅彥瑰而下尤炳炳者其魏國忠獻韓公乎公前持武康之節知相後兩以淮南之節司徒兼侍中判郡

蓋古之牧守與宰相同故黄霸潁川治最即入為相而魏公以兩朝顧命定策元勲三守兹郡其重可知已夫以千里之治移之天下舉而措之爾而宅百揆憂患之域一旦釋重負斂惠一方則又朝廷用人弛張之道焉流習輕外訾為徒勞膠榮朝著不肯一出國門雖自冗員擢為方面皆為下遷倪若水見班景倩入為大理謂之登仙流習之鑑乃至是邪我元重近民之仕作法辟舉屢議屢更必欲真得其人與之共治然卒未聞卓爾

在天下者豈夙厲振作之道有所未盡邪皇上勵精圖治一新其法内外通融凡久在朝著者㸃其才考其資俾典郡邑河南行省理問太原朱侯彦亨擢彰德路總管以其敭歷中外靡不著稱首膺是選也侯以剛明之資一旦莅政百廢俱興剔蠹抶荒令行禁止由是名達九重驛賜金段歷徵往躅不一二聞而達嚕噶齊沙喇卜丹桑節判官馬德淳推官姜彬同寅協恭知事王大本照磨李弘道晝啫平乂郡以無事於是葺公署之後

堂扁曰景韓蓋景行先哲慕魏公為法徵記以訓詩不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説者謂景行大道也言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若魏公者非高山景行乎凡天下牧守皆當儀型於百世下況踵其武踐其位者乎槩其三至合四十餘月利澤之及人如决渠浚隍棚栁廪粟闢牙城除戎器奏罷鹽鐵以紓民力乞國監書以基風化皆宏遠之規非為目前苟且計者至於秉鈞調元天下均受其賜豐功偉績史有不勝書者然愚竊疑先

儒稱其務容小人豈含糊求合於人乎蓋君子必欲充其量而後可以有所容可以有所容而後可以施諸人可以施諸人而吾之事業成矣雖大而弼亮三世敉寧四方獨運廟堂再安社稷亦由是而推之爾且魏公作郡作相無一不可為法而愚獨稱其量者誠欲諸公法魏公必造其極而一政一令之及閭閻者在其中矣所謂牧守與宰相等者其尚有資於是焉後之守倅覩是扁也其亦致力於實踐哉墊巾慕郭解幘效王則前政

專美矣是為記

承恩堂記

皇上御天之十六年勑中書慎簡守令或陞辭親勉或中書喻旨皆錫宴敦遣曠典異數所以必其稱而期於治也安陽吳密掾臺出官佐奉使宣撫竣事擢尹渤海將行請言有壬時待罪中臺嘗序以餞既而朝廷遣使覈治忽之迹而渤海之政在治列復最它治中書以聞有金綴之賜密因扁其廨之堂曰承恩有壬既為大書

而渤海之民李信義李珎蕭克敏劉誠復誘儒者王憲俾請於有壬曰吾明府吴君德我非一思永其傳而刻銘庡法俟為去思則吾民不忍言其去也承恩有堂茍因記之不惟彰君之賜而吾明府之善因附以傳顧不兩得乎又東平韓學詩撰德政詩百首首括一事皆炳炳在人者軼王允規十奇而過之遠矣有壬昔之序有曰余雖不與考績尚能為子紀其實寔也在邑不二年治效有成紀實踐言記其可辭語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有壬於是有以見爲治之機焉各欲自盡而已
昔有賜緋衣或百縑或衣一襲非私也亦盡其使臣之
禮爾厥後但聞有罰使以禮未聞也治不古若有以哉
皇上儆往古發言震東海濱遠邑至遣使賜賚盡使臣
之禮矣昔人在畎畝不忘君而一飯之恩必報況恩隆
山嶽以忠報稱宜何如哉不名之堂不足以暴其恩報
之誠不於家而於公署又以垂勸於後來而臨民聽訟
之際顧瞻堂扁凛乎其陟降左右也敢易其心乎且今

能盡其職德於民名其堂懃於報而其民又能不忘令德以示於永久一邑之治可知已推之天下有不治乎而天下之大一時承恩者幾人名堂思報者有幾而恩之未逮者先儒嘗謂不患使不以禮患忠之不足盡亦自盡其道乎密也植志不囬爵禄汩汩與時晝錦歸故鄉其權輿於是繼踵而登斯堂者尚有望焉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髙堂孫

君徹徹篤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圮廢已久金彖安閒宋㪚記文名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守若僚請曰亭故遊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丐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為儆予喜為之書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蔀請亟而切乃為之説曰公之為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

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已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為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當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其啓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

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於地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己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徼名以為公不仕數以為明一毫私欲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逺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曖曖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争於中不以私害之荀卿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推公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盡為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河南省檢校官持平堂記

河南省南控江淮西倚崤函東扼海岱以輔承京師中土大方面也地重事劇鉛槧膠葛酬酢坌沓雖有敏者不能必其無戾焉隨事釐正不遠而復此檢校官所由設也夫以七品之職釐一品大府之遂事其任亦重矣哉而弱者俯仰詭隨謬悠何望強者取嫉於上陽示委注陰實遠之終歲踧踧不安其席於是官以之曠而事以之隳矣至正戊子春中書知管差除掾濟寧羅吉擢

任是官冬右司掾河間王國瑞繼至協恭交修翕然著稱剸治就緒得以展布餘力顧瞻公署歲久將壓請諸上司出公帑葺之甫逾月煥然改觀扁曰持平余既爲大書尋復請記夫天下之至平者惟水與衡而已大而江河小而溝池其平中準大匠取法焉石或磯之則不平矣重而千鈞輕而錙銖應之以權無弗平者手或撓之則不平矣今夫疆域之大事物之夥金穀也銓總也工作也傳置也湮而欲發也泛而欲防也梱而欲行也

蹐而欲正也不磯不撓則能適於平而不磯不撓其亦有道乎荀子曰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居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惟其本之以仁厚行之以知能施於有政無所往而不得其平矣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檢投不任他事專職於此一失其平不惟瘝厥官鳴者紛起矣而況大官臨之吏屬睨之可不慎乎執玉捧盈持而勿失階是而理機務天下且平況一省乎二君勗之且以告後來者

魯齋書院記

至正乙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李守仁言魏國文正公魯齋許先生為我元儒宗從祀孔子廟廷而覃懷先生之鄉大德間鄉人王紀作祠廟學西偏庳隘弗稱昔濂溪為南昌丞宗濂恢設況道州其鄉乎覃懷猶道州也故中書廳永額為書院校職屢更祠則仍舊歲久且壓守臣嘗請郡巽隅地搆築未報宜亟作以副書院名是牘上報可之符始下先生孫令河北河南道肅政

廉訪使從宣入其宅地輿塏爽曠過請地判官馮棋更始石國英代之同知李守敬輩一乃心力市材庀徒成祠而奉遷焉前為兩序後為講堂東西有齋峙以重門繚以周垣西偏作屋以居校職神居有嚴講授有地書院之名實副矣俾来屬記有壬昔長中書左司陪先生子右轄公師敬時聞過庭餘論且讀遺書亦私淑者也義不敢辭夫道統在天地閒由開闢迄今日未嘗一日斷絶明晦有時爾接而明之其人乎孟子謂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舉其概爾孟子後千四
百年始得二程夫子天佑我元俾道統之傳亟有所屬
朱子卒才八年而先生生際興王之昌運得正學之真
傳接道統以淑來世任斯道以覺斯民非天意有屬而
能然乎舉而措之事業若時務五事其概也嗚呼中統
至元之盛有隆古之所未及而有志之士竊有感焉者
何哉孟子距楊墨韓子謂功不在禹下程子興起斯文
其要在辨異端闢邪說先生之立朝也當更始萬物之

際正始以理萬事端本以暢百支則其時也乃有申韓邪說雜騖於中其言甘而易入其功卑而易著舉世伥伥以為開物成務如斯而已當時闢而闢之者其有所自也卒之正言以驗正道以明使踵之者知其不容於正途懲塞其將來盖攘斥之功出於平居講明聖學辨別邪正之有素也其有功於世大矣世徒知道統之有在而不知所以羽翼夫道統者又有在焉至大庚戌集賢大學士姚公燧作祠堂記猶以未升從祀天斬築室

為言皇慶癸丑始從西臺侍御史趙世延請暨宋九儒升從祀建書院京兆記則翰林學士承旨程公鉅夫筆也元統乙亥皇上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神道碑與夫制誥贊誄記銘推明道統之所在者至矣有壬晚學謏聞無所容喙矣竊惟先生之道在人心夫何遠邇之有聞天下從祀感觸之機大矣懷之人固囿其中而猶屑鄉里者豈不以鄉里視天下其感觸之機又有捷於桴鼓者焉王烈居鄉爭田者望廬而返陽城居晉鄙薰

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况道德度越二人者乎懷之士過先生之祠有不惕然而興者乎昔先生之教育懐孟也制祠有曰再令董子帷前有傳授之弟子王通門下皆經濟之名臣有士於懐之士有望焉

至正集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四十七

四王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戴高

至正集卷四十四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上都孔子廟碑

至元二年丙子歲七月庚午皇帝御洪禧殿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達爾罕臣巴延奉中書臣僚奏上都世祖皇帝所城至元間作孔子廟仁宗皇帝修其敝增兩廡

庶館故事當刻石紀列聖崇文重道之實以詔後世石已具擬中書參知政事臣有壬為文奎章閣侍書學士臣庫庫為書奎章閣承制學士臣師簡篆其額留守臣董其樹立制可臣有壬被詔悚慄罔知攸措洪惟聖朝肇造區宇亭毒運用之大功並開闢而孔子之道猶天地日月人無能名若臣之愚其何以鋪張天休闡揚至德若夫列聖崇文重道之實徵諸聞見或可復明詔萬一謹拜手稽首昧死而言曰昔我太祖皇帝之應天啓

運也干戈中徵耶律楚材置左右備諮訪聞周孔教深用嘉納知天下不可馬上治立十路課稅使副皆用儒者國朝尊孔道用文臣實自是啟之太宗嗣位修曲阜廟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置編修所於燕經籍所於楊以開儒治肇曲阜雅樂俎豆祭服至日月山王鶚以孔子像達北庭命秋丁行釋奠禮飲福均胙歲以為常收羅儒士俾轉教授遣斷事官穆克德山西東路課稅長官劉中徧視儒人中者與牧守議俾蠲

其役且將闕舉塲以精入仕擇筆且齊子十八人學漢語文字漢官子參學國語弓矢擇師分四隊以教命中書令楊惟中主其事作屋居之餼廩育之榎楚督之迨定宗朝不輟憲宗悉除漢地河西儒户徭役世祖在藩邸招納儒士擕謁問答知草澤一士賢飛書走幣猶恐失之燕廟學汩於道流奪而歸之儒增修潄陋闢竇黙三綱五常之言聖見超詣即謂人道無大於此失此則不名為人且無以立於世及正大位詔先聖廟國家致

祭宜恒修潔官若使若軍馬毋泊其中理訟褻宴營造者有罪內設國子監學外分提學教授以職教議行貢舉法以取士督有司以主領責按察以勉勵儒籍者復之材成者擢之分田制祿以奉祭祀以資營修以祿其師以廩其徒而學政備舉矣成宗首詔敦勸且議貢舉又特詔中外百司申世祖之制其畧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而曲阜上都大都又專言之聖意所注可見矣武宗仁宗英宗文宗恪守祖訓凡大

播告必首及此武宗加號大成遣使闕里祀以太牢示萬世無上之絶尊仁宗行賔興法先德行尊五經繼志述事有加焉今上皇帝三降德音靡不懇切此徵諸聞見班班有据者也尚論歷代之興禮樂制度莫不相因而我朝截然首出為一王法立經陳紀大括宇宙細畫事物不貲載籍動合孔子之道非天啟大聖為斯文主以康濟斯世而能然耶而天造草昧一元块圠之始戡定雖武文之用實行其中猶秋之有春藥之有食所遇

之時異所施之偏有不免爾天常人紀自然之理則無
時無地而不載焉世祖既城開平尋升上都文治益修
至元六年命留守臣顏蒙古岱作孔子廟都城東南仁
宗皇慶二年命留守臣賀勝重葺舊殿增廊廡齋廳庖
廩庖湢門閎垣墉西偏為堂廬以待國子分學田坐雲
州者六十頃五十九畝興州又十四頃以教以養作人
之盛蔚乎首善之地矣今上當宁大臣協贊益闡大猷
使萬世之遠億兆之衆皆知孔道之可尊而祖宗功烈

有萬可述獨及此者誠以斯道在天地間一日不可無一日而無猶天運之或息無以為天地矣而貽謀垂憲舍是無大後世尊而行之其於治天下成規大法特舉而措之爾臣聞道之大原出於天其顯者謂之文帝德廣運之文經緯天地之謂也天之未喪斯文禮樂制度之謂也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孔子之文也彼深文小道急近利務末效漸漬馴致貽禍國家雖以王文統之才卒負任使世祖明斷罪人斯得況下是萬萬者乎

均謂之文可不知所辨哉士之藏修於是學者其慎擇從自格物至於平天下皆斯道也繼自今萬億年開太平之基以上副列聖崇文重道建學作人之意顧不偉歟臣有壬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聖神立極順天應人謀始斯臧繼體惟寅道有大原顯者為文爰出萬化兹其大鈞金革土沸弦歌載詢考禮綿蕝徵賢蒲輪濼水之陽龍岡作都據其上游建瓴中區乃咨守成大本在儒國都閭巷有師有徒兹惟首善盡示遠圖咫尺象魏

作宫渠渠南面圭家北庭詩書列聖繼明顯承弗替既極其稱復新其敞居以餼廩菀以科第百年長育四海漸被教隆化洽人有士風引而伸之萬世攸同皇帝曰俞汝臣有壬紀載釋辭後因有令拜手稽首天子萬年斯文斯道如日在天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拜手稽首天子萬年

大都三皇廟碑

三皇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昉天寶六載我元稽古崇

德報功元貞初天下咸秩京師歲春秋御祝香祠以太
牢宣徽供饌太府出銀幣大興府給事而太醫院主之
三獻奏名蒞事禮崇物備非唐可擬顧惟殿宇涉久傾
圮院使休格諏咨同官合辭上請勑工部重葺寢廡齋
室應同繚垣以及墄坪炳煥俱新而碑未有紀至元三
年歲丁丑十月壬午僉院使哈喇岱五十四經歷布延
特穆爾請於太師秦王達爾罕右丞相巴延協議敷奏
制可中書參知政事臣有壬製文奎章閣大學士臣庫

庫侍書學士臣師簡為書若篆中書移臣有壬臣有壬
不敢辭洪惟三皇繼天立極生民以来君德最神聖者
也十三卦言其功不及其德合元相春言其德不明其
功德無能名功無所歸一有形喻蠡海而管天矣醫家
者流果得而專乎徵諸掌故大德間陜西行御史臺議
名醫配祭定制禮官議開天建極者列以十人則專為
醫其可禮部韙之至大間湖廣省請名醫配享坐次禮
部議視大儒從祀列置兩廡豈一時不考大德之議而

許之耶豈以素問稱黄帝本草稱神農而亨庖始庖羲耶而天下遂為定制矣昔在壬辰太宗皇帝慮人有札瘥夭死也羅天下醫置太醫大使佩金符辛丑立太醫院總其政憲宗皇帝癸丑冠以提點世祖皇帝中統庚申給銀章又别置太醫院丙子合二為一戊寅冠以禮部尚書癸未改尚醫監秩正四品乙酉復太醫院秩正三品成宗皇帝大德辛丑升正二品帷幄重臣領之其貴且重視同醫師秦漢而下太醫令丞不侔矣補太醫

員慮不根學試嚴科條入官階升迄長其院尚方侍湯液諸王重臣請醫奏遣之郡邑設學置教授正録教諭員教其術業又置提舉司其戸調自為銓衡吏部不得而可否也閭閻細民征戍病卒惠之有局待之有堂著於格令以廣好生之德者厥惟至哉生民林林夫婦父子君臣上下之分定飽食煖衣養生送死之具備禮以維之刑以弼之萬世永賴可必也而四時陰陽之沴感之為疾有夭死者已則不能必其無也於是為方技以

待之在三皇功德雖猶海之一勺天之昭昭然亦於生民之大者撳天下祠事俾醫尸之其以是也夫用是諗於其官若學者曰學治國具也古一而我三焉國書一代同文之制儒以明人倫醫乃鼎足峙者以其為業重且難故也技而進於道者也故必參造化之機窮事物之理而又存之以仁濟之以廉者其庶幾乎内經尚已近可訓者亦知孫思邈之論習業乎妙解百家探賾具學醫始無滯周醫師歲終稽其全失民有死終疾醫各

書其所以入於醫師若是其嚴也其或懵經旨而冥行席世名而無實熟一方而自售偶一效以自信斃人不刄者雖有常刑而逝者不可復矣盍思列聖崇秩建學之意而慎之哉且醫之責在師師之責在總於上者擇之精布之天下則人之鮮於藥者免矣班格又以銅人圖經字漫屋摧徵考無從得請修治治其具以待其人其知長人之責者乎京師天下原柢大官涖之故將達於流而暢於枝藹乎生民之遂其生也不然三皇天地

其居也元氣其神也何有於一室之修廞耶我元紹天闡繹尚質素以基皇德其亦皇首之初乎皇帝擴列聖好生之德開壽域續民命至和淪浹踵而齊泰矣於以昌聖躬萬億年無疆之壽於以固國家萬億世不拔之基於戲盛哉臣拜首稽首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勑賜經筵題名碑

世皇經營六合崎嶇金革間首索金餘黎獻及一時經術之士諏咨善道及正九五益崇文治至元三年十二

月遣中都哈雅諭旨儒臣朕宜聽何書其議選來進於是商挺姚樞楊果竇默王鶚言帝王之道為後世大法皆具尚書乃以進講八年許衡安藏進知人用人德業盛天下歸之說深用嘉納仁宗御極臺臣請開經筵乃命平章政事李孟時入講誦泰定間始以省臺翰林通儒之臣知經筵事而設其屬焉今上皇帝法聖祖之宏規考近制而損益之開宣文閣選中書樞密御史臺翰林國史之臣以見職知兼經筵丞相獨署以領重其事

也其下有兼經筵官叅贊官譯文官率以中書翰林僚幕若閣屬為之而不常其員又其下譯史三人檢討四人書寫五人宣使四人有公移翰林國史知經筵者署之仍用國史院印章奏為著令至正七年正月二十日知經筵事翰林學士承旨都哩特穆爾暨領經筵事中書右丞相伯勒齊爾布哈奏經筵啓沃聖心裨益治道甚盛事也領知若兼之臣宜立石以記其姓名擬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為記御史中丞臣多爾濟巴勒為書知樞

密院事臣太平篆其額制可臣有壬竊聞聖人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之基斯道之明其本於學乎賈誼謂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聖人亦資於教五帝三王皆有師而求多文學古訓遜志時敏念終始典于學不獨殷高宗為然古今帝王之至訓也漢之賢君祖德師經豢師問道致治之盛其有以哉若天禄石渠白虎華光與夫唐之弘文集賢名雖不同其討論墳典圖畫治平皆經筵也我世皇徵用儒雅開萬世

太平之基薄漢唐而不居一本聖人之道垂裕後昆皇上以天縱之聖留心經籍緝熙聖學治效之隆視中統至元無忝矣臣有壬忝之經筵前後且十有五年每番直進說天顏怡悅首肯再四經旨淵奧有契宸衷聖德日新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此權輿也講文附經為辭若古疏義而敷繹之繼以國語譯本覆誦於後終講合二本上之萬幾之暇以資披閱焉夫官署題名昉自近代百司且有之況國家崇儒重道講求太平之大者乎

凡與是選莫不以為榮遇而列其姓名者不特榮遇而已抑將勵其傾竭忠誠以格天心勿使後之觀者指而議曰某但榮遇耳則斯石也不為觀美文具矣

勑賜大司農司碑

語不云乎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有其地則有以庀其司鳩其人則有以儩其功茍判渙無統遷於異物求業之精不可得也百工且爾況崇位重秩而亮天工者乎大司農總天下農政其崇且重視古有加焉釐務之司宜

雄大華邃而因循卑陋不稱位秩時雍坊故相巴延之居實甲諸第堂皇突兀窕若公廨重階連棟櫛比鱗集傍可僚幕列可曹局帑庾固密可以儲金幣棲簿書概以官府所宜有者無一不具既歸之官雖力可請賜而土木勝人不敢居也僦之齊民狀其租入則虞烏合雜糅日就廢壞獨有闌為公廨是稱是宜乃至正六年閏十月二十五日大司農納克楚僧格實哩大卿哈達拉圖喇特穆爾少卿穆爾茂蘇默司丞班珠爾王恪經歷

庫春特穆爾都事托音奏凡地舍邸肆沒入者悉歸農司巴延之居在其中議諸中書農司宜用爲廨制允其請遂遷而闢治焉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司農僧格實哩吳秉道大卿哈達拉圖喇特穆爾少卿穆爾茂蘇默司丞班珠爾經歷庫春特穆爾都事托音等覆奏廨既得請宜紀其故勅翰林學士承㫖臣有壬文諸石洪惟聖天子敦農務本責成其官因紀其居紀天休播後世宜也然古人緩於頌而急於規故槃席几杖觴豆弓

矛莫不有銘以示戒也一器之微爲戒若是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可以因其地以勗其思居其肆以成其事哉帝王之治厚生而已唐虞大聖首重命稷箕疇八政周詩生民七月皆王道之始也世祖皇帝稽古建官特立農司雖品秩之隆殺分釐之内外時有不同其所以敦本抑末責成實效則無以異也仁宗皇帝崇其秩從一品位之崇也其望益隆秩之重也其任益大況一新其廨百工有肆矣亦究其事之成與不成乎且農司之

立七十七年其設置責任之意播種植養之法綱以總於內目以布於外者燦然畢陳密而無隙矣責之也嚴行之也久其效宜何如哉今天下之民果盡殷富乎郡邑果盡其職乎風紀果盡其察乎見之簿書者果盡如其說乎政猶癖也嗣而居者亦思所以責其實保其完舉其仆苴其漏乎方今農司之政其概有三耕耤田以供宗廟之粢盛治膳羞以佐尚方之鼎釜教種植以厚天下之民生尊卑之勢不同理則一爾卑或凋䘮尊孰

與奉厚之之道其農政之先務乎昔韓愈取圬者王承福之言操鏝入富貴之家有一至再至而為墟者以其屋之歸於官也其要則曰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臣於是重有感焉昔過其門莫敢仰視一旦為我所有而治事其中念彼之失我之得也敬畏之心惕然而生矣則是廨也非我龜鏡乎持是畏敬以治其事則事無不成也於農政也何有

至正集卷四十四

至正集卷四十五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勅賜重修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碑

至正丁亥十一月庚戌日南至皇帝燕延春閣御史大夫臣納琳等奏陜西行御史臺歲久屋弊既徹而新擬御史中丞臣有壬文其故於石制可臣有壬承詔謹按

其狀而筆其槩曰臺治位令奉元城之艮隅且五十年
𨽻不即塡橈不即易馴玩將不可支歲辛巳都事樊執
敬言行臺據雄鎮具瞻重威儀乃若此令不亟修後費
滋甚乃移文中臺再閱歲始報可於是市材秦隴得木
山積瓦甓百需靡不具集而尋引斧斤稽而不用乙酉
冬十月中丞韓嘉訥蒞止按視儲木暴露而㝡朽已過
半慨然率作俄復名入累遷爲御史中丞奉元無良梓
人埒者以告中臺中丞爲請諸尚方擇精其藝者乘傳

而往侍御史沙巴爾李好文都事朱守諒輩得以償其功焉丙戌五月庀工六月中丞都斯默色治書侍御史羅羅至九月正堂暨幕署告成且斁且作中丞趙得壽侍御史慶善繼之明年四月韓嘉訥復来爲御史大夫八月侍御史實喇卜至後先協恭迤邐就緒入冬而落焉堂扁至公仍其故也袤深五尋有二尺廣九尋挾以翼舍翼以兩廈貫以修廊屬以圜堂東西曹局各二十六間過廳前峙照磨所附其西位置秩秩察院若掌故郤

藏不易舊貫他悉一新庖傅廐櫪各底堅好堂北伐土泉湧因浚爲池益以龍首渠水構亭其上池陰東西各爲亭基城東北作屋以脩登覽前三其門引瞰峻邃先是出入危巷狭隘迂折民居直其衝者願輸爲道倍値酬之闢爲通衢如砥如矢是役臺官總其上僚屬奉於下舉盡恪恭毫釐之費皆出臺儲以故工不知勞民不知擾考室度功名雖曰修而實則剏矣我世祖皇帝至元戊戌建御史臺以清風俗以正百司而政之布報地

之迯邇有不齊焉丙子平宋明年立南行臺總十道以按三省雲南則提刑按察司治之尋升行臺以按邊徼邊徼既寧相地之宜以大德丁酉四月移治京兆是爲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按陝西甘肅四川雲南四省總陝西河西西蜀雲南四道廉訪司而節制於中臺焉關中東控中夏西南北極邊陲樹之行臺俯制部屬崇嚴之勢立則敬畏之心生敬畏之心生兹用不犯矣此其小者爾若夫消奸邪於未萌軋豪猾不敢喘氣使山川失

險里巷不驚臺與地亦重矣哉㠯有壬考其歳月因有以觀政焉廨弊已久始有修葺之議又七年始有成其不至傾圮幾希今也堅足以待歳月容足以庇風雨崇足以讋部屬為政之道豈外是哉建臺八十年來中外憲條無一不備玩而不舉亦猶是屋一有振起煥然截然故未墜也然臺有恒言謂之風憲亦有説乎風者天地之使也王者之聲教也故上行下效謂之風憲者法則也周禮懸法示人曰憲法則是風之與憲二而一一

而二者也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風主於教憲主於法上之行下有不能效者則繼之以法未有專主於法也我正而後責人以正我廉而後責人以廉苟不是求一以枉法惠文從事待若束濕視若冠讐不亦昧於風之為義乎故必先之以風而後之以憲二者不使偏廢則吾政之修與廨俱新且於其未弊而時葺之則廨與吾政其永無弊矣臣有士為是說以答明詔庶乎古人作器有銘之義也董治寮寀中吏非一皆刻名碑陰以

著其勞焉

勅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宗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工方殷六龍狩蜀代工使能伻督絡繹力底於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為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閔有弊損遣延慶使綽斯戩輦鏹葺之又三

十二年爲至正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搆之艱勑奇凌府同知令武備卿布達實哩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令宣政院使伊嚕特穆爾專督重修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朗奪目閣中邊頂踵鉅細曲折若城平綠垩靡不堅麗精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饒楮幣爲緡二十六萬五千有竒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修惟新不可不銘勑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

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名焉即其形迹近者言之風雷雨暘之散動潤烜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於下源泉陂澤之流通行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之地俯瞰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闔孳萌紐牙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於下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如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泰山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漠而下莫我儗也定都和林

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爲心聞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說以格蚩蚩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爲感觸之地而大聖人畧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卷河山之量實兆朕於是焉迨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朔南名刹罔不歷覯聞嶺北人談閣之大竊疑其夸偫諸嘗行陜蜀江廣閩淛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之閣無與爲比也昔祇洹寺基八十頃一百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

富有四海視布地之金特錙銖耳則此閣之締構峻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鷲嶺侔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乎實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為轉運司為宣慰司又為嶺北行中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峻極之蹟雄都瑰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其亦有緣乎於呼休哉為大利益其可量也夫銘曰

鴻濛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畢黃虞建邦乃握天地樞
俯拾萬國如墜枯嗷嗷赤子飢待哺后奚後我來其蘓
天戈豈欲耑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顧茲象教非虛無
與我異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羣愚開極樂國包寰區
祇園方欲鳩其徒乘龍遽爾反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
巍巍成此兜率居不宏其規豈遠模矗天拔地高標孤
中有屹立金浮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修廢走使車
三十一年等須臾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

龎恩覆幬均堪輿如閤容塔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
汝臣有壬其大書不褰不磷磐石如億萬斯蕆綿皇圖
勑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并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豈功高烈墓道之
石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庚辰十二月己亥中書右丞
相臣托克托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等以聞勑中書參知政
事臣有壬為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庫庫爲書翰林學士

臣玄纂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又自幸皇帝不以
臣庸劣俾參台司而王之子臣托歡實平章政事世講
誼篤當悉其家世飭其未至以章視来世刻咸命有赫
其敢以弱陋辭王諱阿喇哈蒙古扎喇爾氏祖諱博綽
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
謚忠定父諱伊埒肯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禄
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祖妣塔
布妣咸喇俱追封曹南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皇帝

服弓矢職割烹從征屢有功竟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
約爾珠太子從庫楚胡土克圖太子伐金遂侵宋以功陞
萬户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副大將察罕征討察
罕没遂代之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廣陵戰没王嗣
職統其軍已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隆興北山還
上都賜黄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拉克岱爾
琿塔罕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額呼布格賜金箙一文
繒九三年從宗王噶必齊討李璮賊擣老僧口日夜搏

戰走之奪其錙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黄金如上都數四年春賜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戍百丈山以犄宋師戰累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略地郢復奪郢州南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於江遣色勒敏白大將自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泝江陵復遵陸略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毅大將仍蒙古軍馬軍上萬户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巴延參政董文炳為三道水陸分進

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松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杜總管獲甲楯數百入溧陽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擒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級進拔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拔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擒谷總制至栢市擒其將張八斬首二千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月狥浙東未下郡縣所至納款降趙提刑

等五百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於閩至福安韓戰四十餘里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於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軍趙由㦤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望風降偏師入興化擒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祿大

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葬曹州濟陰縣鄄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武定加進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配托端庫庫楞呼圖克台並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伊蘇岱爾襲左手蒙古軍萬戸天歷初有攤護功遂參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為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

古軍大都督入爲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祿大夫魯曰
托歡起家同知蘄州路四轉爲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
史再遷爲西臺御史中丞母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
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
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
念母老而遠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
不可復拜御史大夫且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
呼喇濟珪齊衛副使巴哈穆爾蒙古軍千戶塔察爾真

定路總管哈喇遜蒙古右手萬戸額爾濟納孫男女若干
皇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人耳而
國人中尤賴以濟者若扎喇爾氏則四傑之一為王之
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著
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既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雜
居腹心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
而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為之用提兵鼓行指
期制勝其追叛河西攻堅屡下力戰襄樊略地郢復可

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關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而薨厥後蹉跌貽悔識者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屈羣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耆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皆死戰陣以致寧救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王壽不滿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

極王甍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田千畝世福盖未艾也嗚呼崇徳報功朝典縟矣歸美報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壬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翕嶽喬貴胄接武闞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舊部朂我鋪敦帝命南伐潰襄拔郢夷康既塞我旅爰整嘽嘽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澍而東三軍犄角

分趣吳會遂起溧陽肆我禡類角崩稽首漿壺食簞廣
德弗城獨松弗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清坤夷四方
來賀蕞爾島夷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許許郊
原鬱鬱王兆焯勤崇極申以廟貌既歷五紀盍文其碑
亦惟天道遲速有時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
錫來裔

至正集卷四十五

至正集卷四十六

元 許有壬 撰

碑志

勅賜崇源寺碑

主實喇鄂爾多皇后巴爾圖言夙侍武宗皇帝被恩務報而智力靡它作崇源寺資薦冥福請記諸石以昭臣妾事主之誠中書省以聞臣有壬承詔當筆即其狀筆

之曰巴爾圖克吟氏年十三入宮武宗潛邸早受知遇及正九五賜内帑楮幣俾作梵宇以踐夫言工欲庀而宫車脱駕矣事太皇太后益著恪恭英宗熟其賢命立太祖皇后完顔氏鄂爾多三年徙居世祖皇后凡實喇鄂爾多譯言帳殿也國制列聖賓天其帳不曠以后妃當次者世守之實喇則又序於諸帳之上者焉其徙居於是也地位益崇賜賚日裕惟被恩未報是懼爰念國家尊崇釋教嚴飭寺宇于以祐國芘民者殆徧天下女

人知力有度越如是者乎初仁皇居東宫賜昌平縣史村田七百畆乃即賜田力事締搆為報恩地地形與塏閈閎邃嚴正殿位佛後殿栖經翼舍其旁武宗神御冠其北而方丈拱於後殿西為雲堂東為香積周廡以居其徒帑庾庖湢靡不華備作於泰定甲子三年迄功俾崇孝僧恒照主治令恒湍繼之楮幣計緡三十餘萬不資於官不假於人勞費亦至矣臣有壬竊聞佛之教大彌六合細入無形顧臣固陋何足以知之而所知者則

佛以報恩為第一義故佛書有報恩經首稱波羅門子孝養及須闍提割身肉以飼父母弘衍其說以及報恩之義厥有旨哉夫所謂報者不獨子之於父母也若臣之於君也妻妾之於夫也弟子之於師也凡人之於所遇也有所得則報之不以多寡計也吾儒亦言受人一飯之恩而不忍忘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一飯之恩至微也而不忍忘之則其受人之大者可知已世有受大恩而恬不知報一旦有事乃身先退縮不啻路人亦

獨何心哉況回藏嗇用女人之常雖知其卒無所用寧
終其身以付後之爭者而不肯捐一錢則盡捐所蓄以
報旣往之恩不贒能之乎斯石之紀使觀者有激其亦
可裨於世敎且使學徒不專於虛寂而凡致力於人事
之實擴而充之佛之向上者可漸得矣臣有壬旣紀其
實又效其說爲之偈曰
佛有大方便經典演微妙報恩弘至理布教及無量含
靈皆具性感觸隨所見彼姝者貴人淑秀著宮壼受恩

雖錙銖欲以山嶽報況得山嶽恩我報宜何如永矢言旦旦幽明倏殊邈志堅事竟成傾篋力搆築山林爛金碧奉祀極蠲潔冥冥既資祐且盡未来際佛慈無所擇散福徧沙界皇祚綿無疆慧日光萬刼民物茍有願佛悉從所欲凡我林林生學佛當念此為臣勿忘忠為子勿忘孝人而忘忠孝雖在天地間是不與人等我願推此道普度一切人俱為忠孝者俱到大智岸

勅賜順聖寺碑

昔我武宗皇帝之在潛邸也今賓喇鄂爾多皇后巴爾
圖實侍左右既乃從太皇太后於覃懷武皇膺天仍事
興聖宮慎畏自持性强記詢往求故應答周悉聖母嘗
言覃懷獲歸宏濟聖業非祖宗在天之靈默佑曲護罔
有今日故力事崇構資福於佛為祖宗報巴爾圖日聆
聖訓而復厚沐撫視乃效聖母報祖宗者以報聖母出
奩蓄楮幣三十五萬貫有奇買地都城咸宜坊作順聖
寺三門夾峙大殿屹立後建重屋奉聖母神御西為十

二楹連甍有閣竊自為侍祠之地東規如西而殺其後用度藏經雲堂香積秩秩有位周廟連屬宏麗靜深際通衢為屋三十間取僦貲以助恒費經始至治壬戌之春欲極工緻而監者不稱凡三撤易歷十年而後有成焜煌絢爛照耀闤闠遇者聳觀買田千畝俾永有食擇比邱尼管掮卜主之不紀其故恐後遂湮没以告中書庶幾上聞而有所屬也省臣敷奏詔臣有壬為文臣有壬詞臣也有命弗敢辭臣聞佛之教宏大精微其要惟

欲人同歸於善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之妙焉其徒學者女人爲比丘尼盖百不一二佛以女人多疑惑執著結業纏縛不能自出不使入佛法中而憍曇彌著卒能奉行祕教宣說微妙所謂身無常身命念念遷滅代謝不足財衆緣所共無有真主其言亦淵矣乎巴爾圖之報聖母也懿誠追慕老益不替亦善女人信敬佛法而知所先後者乎身命與音將究其極若夫舉所蓄而傾委不靳則已有得於財無真主之言矣昔聖母御

興聖宮受二子十孫三帝極天下之養始終十五年中間受庠恩而極富貴者不知其幾人未聞有一人奮出知報者巴爾圖以女人淑柔之質而能若是蓋有關於風教宜有以紀之也皇上孝治天下事佛之宇列聖神御在焉聖母既有所矣巴爾圖復此締搆非瀆也至誠展布隨地而見况及事親睿從殉無地乃得一睹睟容與紫金之像白毫之光相為炳耀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佛之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者實寓乎其中矣既

述其槩若是且頌之曰

象教若海孰挹其深世玩其迹盍求其心匪今斯今罔
有不欽其屋如星其徒如林山臺野邑知幾萬區曰玆
都城鈞天帝居寶構突兀鬱乎相輝國帑海嶽消埃是
靡踽踽有人毫積絲累至於千萬猶水壑委十年營度
始畫厥美聖母在天監觀有赫玆殫之力實母之錫陸
海汹湧出此兜率東瞻徽儀殿閣咫尺肸蠁來臨神御
有侐聖孫御天治隆孝敬淑媛有請天休丕應小臣載

筆聖德是紀以彰聖治以卷佛旨惟佛之旨在神御祀祐我聖嗣承承繼繼子孫孫子與天地終始

勑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正六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諡文貞馬

祖常早擢高第歷踐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錫碑紀德庸示報功集賢院臣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爲文臣玄爲書臣起巖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冒承旨皆在紀述其敢辭公字伯庸世雍古部居静州天山有錫哩濟蘇者高祖也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恒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爲氏曾祖烏呼訥從世皇征宋留汴掌饋餽累官禮部尚書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

院事諡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楊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滅之人歎其異蜀儒張公頲講經儀真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奇之科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拜監

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售所請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姦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為皇太子請慎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公首知其盜覬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廟震怒罷之黨與之布列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晉與抵牾而擯斥者請拔用之秦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

動焉豈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為社稷署令罷禊事於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浮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賛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内出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為右賛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歷初再使召為燕王内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

一為讀卷官時號得人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典儀
充讀祝冊官禮成賚金幣拜治書侍御史錫犀帶及御
書奎章閣記内廷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徽政副
使拜南臺中丞令上即位召議新政賚白金為兩二百
楮幣為貫萬金織綺為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史
中丞以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祿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
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
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

氏訟閫以事鬭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没入其田廬請歸曲阜陵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夫至元四年三月丙午薨於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以里有司以聞有令贈謚配索氏封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務郎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嘗建議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遵

諸誨以學藝倫兵家子驕脆有辜任使庶人挽强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勿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則一本哀矜常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徒未蒙殊渥當驗情寓恩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死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爲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

為文精核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途大訓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藁為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下列為四色國人洎諸部為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雖右列左列及之者猶未易屈焉且其為學初不為貢舉也以挺特之資丁文明之會寖

為舉首馴至達官威重足以鎮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俗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為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萊芃生其中部族有儒文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畀至公大有無擨斬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甕益習以進益涅以翰不溺不流而登於岸先秦兩漢華咀實擷天籟泠屬石湍激洌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實

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倏莪芻冠以爾衲鑿安我
考槃遐心浮雲東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啟沃皇格於
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龐恩異數川委充溢
云胡修途六十而杞既易其名亦大其封於光之原賜
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謳維爾
部族文貞有蠋叙倫敦典益介戩穀

勑賜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吳公神道碑銘

至正七年八月癸酉皇帝御慈仁殿中書省臣奏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臣吴秉彛既封其親請刻銘以貽天休制可詔御史中丞臣有壬為文臣有壬竊謂凡為人子孰不欲顯其親然禄不逮養雖萬鍾五鼎有不易其風木無涯之感者矣國家隆推封之典無間存没庶幾追其不可復者以慰人子之心所以嘉惠臣下篤於古矣貤恩隱卒君之仁也立身顯親臣之孝也仁孝胥盡猗歟盛哉謹按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

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渤海郡公諱良字良卿世家於燕大父諱榮父諱德信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渤海郡侯妣錢氏渤海郡夫人郡公早以孝稱未嘗一日去親側禮部患疽齋沐禱於神曰祝以愈兄弟三人友愛尤篤兄貞監太寧路瑞州酒稅當輸納於府州扼山瀕海溝港沮洳方六月暑雨廹官程不敢緩與弟用子秉夜偕行道出兩山間溪水卒至貞半涉為暴流所汩秉裒走援用繼之皆溺死失屍所在訃

至禮部哀摧幾斃甦復不食郡公仰天慟哭而慰其父曰兄若弟姪之不幸命也兒必得骸骨而反於是徒跣求之暑涂淫潦不遠千里泝沿溪澗凡波流旋折沙礫隱起靡不刔索號泣水際日益不懈物色衣履果盡得三尸歸至大庚戌十月缺日卒於家壽五十有二配高氏追封渤海郡夫人繼宋氏男一即秉彝女二適崔昇高秀皆士族貞一女齒齔失父遂子之每曰吾兄遘酷禍遺脅止此當擇壻以嫁後適董繼昇仕至江浙省叅知

政事封隴西郡夫人孫男一庸國子生孫女一適應奉
翰林文字劉佐平生樂施與宗姻朋舊有喪葬不能舉
子女不嫁娶者悉助成之卒之九年秉彝始起家爲河
間路興濟縣主簿累遷懿州知州懿附治遼陽省劃割
梗阻秉彝居七年名籍甚拜監察御史由兩部京府出典
兩郡薦一道入踐歷宥密憲臺中書遂參預行省距郡
公之卒三十有八年矣嗚呼吴氏之先其世有隱德矛
何其後之盛而報之侈也郡公發不自躬委祉後人爲

善之效章矣秉彝嘗守臣鄉郡郡人念紀其善於石未果而承詔銘其父碑夫豈偶然者哉銘曰

吳為周宗實始泰伯長沙在漢仍啓王國世遠族綿布濩四方為士為庶或隱或章有家於燕逖聽泯泯淵泉時出厥後以振亢宗匪爵詒謀維義手足三人遽失其二哀哀猶子俱為湘纍翁將殞絶兒忍子遺骼骴不生猶愈暴棄矢言卒踐與匱偕至行修於家仁施於里貴壽弗有以遺其子其子其承聲實非欵踆踆賢勞席不

暇煖酬功孔渥渤海啓封匪恩之私維報之隆邦畿土
良幽宮是宅㬎爾著存視此銘刻

至正集卷四十六